

幾天前，我因故滯留阿姆斯特丹機場 10 小時，幸好有一間亞洲餐廳讓我得以休息。我點了一壺巴厘綠茶，是綠茶泡小玫瑰花苞，喝一口，馥郁的香氣便傳遍全身經絡。不過第一泡還是有點尷尬，開頭沒出味兒，最後幾口又太濃。我滿心期待第二泡，想象着那感覺必將如江南四月，草長鶯飛。

我請女招待加水，她點了一下頭就走了。我想她也許沒聽清，於是抓住第二位路過的女招待要求加水。這位單刀直入地說：“我們的茶不再加熱水，你得再點一壺。”在她身後，第一位女招待裊裊婷婷地捧着一壺新茶走過來，換掉了那壺還沒完全泡開的茶。荷蘭人的精明全世界都知道，可是，爲了多賣一壺茶，就殺掉一壺正值“妙齡”的茶，這是犯罪啊。

荷蘭人販茶的歷史悠久。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把茶葉銷往歐洲。年鑒派史學家布羅代爾還鬧了一個笑話。他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里，引用了一幅來自巴黎國家圖書館的版畫，圖注爲“18 世紀出島的日本人所看到的荷蘭人和中國人同桌飲茶”。畫上醒目的漢字標題“奕山、楊芳和義律結和好圖”被視而不見，也沒人指出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廣州和約》的簽訂現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爵士也被認作



茶在江湖漂

“荷蘭商人”。

法國人不關心中文，對喝茶倒很上心。18 世紀時，巴黎上流社會把喝茶當作“中國風”時尚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宮廷畫家弗朗索瓦·布歇(蓬皮杜夫人的繪畫老師)畫了多幅《中國花園》，和諧與喜悅都被濃縮在這洛可可化的中國視覺想象的基調，東方是西方的後花園。布歇還給專供皇家的瓷器工場塞夫勒設計了一些具有中國風的茶具，學習明清瓷器的“開光”

裝飾，器皿上畫出小窗子，讓人窺見綉房里的紅男綠女。

倫敦紳士佩皮斯在 1660 年第一次喝到茶，很快，茶和英國人的社交癖一拍即合，成爲貴族十分重視的一項傳統。茶會可以是大聚會，畫家查爾斯·菲利普筆下的《哈林頓爵士府上的茶會》里，這些紳士就開了 3 桌茶席。茶會也可以小到只有三五人，比如威廉·霍加斯畫家庭肖像畫常以茶聚爲背景，以期自然地展現每個人的神態——此類畫叫“聊天圖”。老派英國人的請柬，一般寫“某先生和太太下午 3 點在家”，雅在含蓄。

弗吉尼亞·伍爾夫寫過散文《倫敦人》，說一位太太每天下午 5 點都在家備好茶點，等她的客人，正如蜘蛛在網上等着獵物。她的獵物並非那些定期來報到、早過了更年期的先生和女士，而是他們帶來的倫敦最新動向：誰和誰結婚

了，哪里在上演新戲……英國人喝下午茶，品的不是茶，也不是點心，而是八卦。

歐洲的另一邊，16 世紀時茶就已進入俄國，但要到 1689 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後，邊境貿易開始，大量磚茶進入俄國，俄國人才愛上喝茶。磚茶要煮，茶炊幾乎變成俄國文化的象徵。俄國畫家伊戈·格拉巴是列賓的學生，他的《茶炊》里，閃亮的銀茶炊旁邊的高腳玻璃杯里裝的是用來加入茶中的各種果醬和糖漿。

列賓的另一位高徒波利斯·庫斯托迭夫晚年因脊椎病癱瘓，在瑞士養病，所以拼命畫他心里最美的家鄉。在《商人太太》中，雍容的美人在肥貓的陪伴下喝下午茶，隔壁陽臺上的兩口子也在用下午茶——“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背景是讓人內心安寧的教堂尖塔。美人喝茶，是把茶杯里的茶倒在托碟里晾涼了大口喝。這就是俄國式的喝茶，“戰鬥民族”就喜歡痛快！(作者：李樹波)

在電影中，去遠方的旅行總是伴隨着各種奇遇，彷彿推開了一扇生鏽的門，看到了新世界；而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人恐怕連與旅伴相談甚歡的機會都沒有。區別在哪兒呢？我的朋友小蘇說，因爲電影中的人從不帶着笨重的硬殼行李箱出門，當然，他們也不會穿着需要熨燙的硬領襯衫出門。

電影《愛在黎明破曉前》，就爲充滿驚喜與奇遇的旅行提供了一個典範。火車上偶然相識的一對青年男女，男主角突發奇想，邀請女主角在他的漫遊地逗留 24 小時，他們一同行走、聊天、喝酒，說着自己的過往與對未來的憧憬。這時就顯出法國女生與美國男生都是旅行高手的一面來：女主角只帶了一個軟質的小行李袋，男主角背着一個雙肩背包，火車站最小的行李寄存櫃都可輕輕鬆松裝下它們。正因爲男女主人公都是輕裝出行，都不爲行李所累，這部對白多、很深情的電影才誕生了。如果女主角帶着最大號的奢侈品牌行李箱、吹風機與摺疊熨衣板出門，還會跟着男主角下車嗎？觀眾還有望看到陌生人間最微妙的試探與牽攏嗎？

越是旅行高手，就越明白自己要什麼。小蘇就是那類短途出差只帶一瓶乳液、一條長裙的女子。每次出差，她都把僅有的兩三件換洗的衣服整齊齊卷好，放進上班時用的大號手提袋，再放入手提電腦，竟然還有富餘的空間。於是她再帶上一套旅行茶具，從家中的普洱茶餅上敲下一角，包好帶上。

一次偶然的旅途中，她邀請對座那個一路與父母頂嘴的半大小子喝茶。她鄭重地用保溫杯打來開水，燙杯、沏茶。也許是她長年在外企工作而形成的說一不二的氣勢鎮住了那孩子，也許是因爲那孩子也急于擺

脫父母的嘮叨從而享受片刻寧靜，他端起杯子遲疑地喝了一口，苦澀讓他皺起了眉。然而，當他勉強下咽之後，那股意外涌現的回甘，讓他長滿青春痘的桀驁不馴的臉舒展開來。小蘇反復地沏茶，與那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品嚐每一泡茶水微妙的不同。她的緘默與和氣，反而讓少年產生了興趣。

少年問她這是要到哪里去，爲何出門在外不帶行李箱，卻要帶茶具。小蘇笑一笑說，曾經，她一年的差旅時間超過 180 天，每次拎着大行李箱上下地鐵站的台階，排長隊過安檢時，都會有一種自由生活被剝奪的怨憤。“後來呢，我想，嘗試把出差當作一次快樂的郊遊會如何？我只要帶着一個拎包或雙肩包出門。包里帶上一本我喜歡的書，這趟旅行也許就不會成爲折磨了。”

小蘇在高鐵的點餐頁面上點了藍莓蛋糕，與萍水相逢的孩子一同佐茶。她還把自己正在看的書《故宮的文物之美》送給即將下車的男孩。

真正的差旅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就撥動了萍水相逢的旅人的心弦。某一天，當那個少年再看到飛馳而過的火車，再看到一個楓葉色的真皮拎包，再看到小巧玲瓏的茶具映襯着某個女子的長髮，那點陌生人所給予的善意，那點不傷自尊的啓發，又會隨回憶而至，在心湖上泛起陣陣漣漪。(作者：明前茶)



日本岩手縣大槌町旁一座俯視太平洋的小山上，有一個白色的玻璃鑲板電話亭，電話亭里有一部黑色旋轉號盤式電話。幾年來，成千上萬的人趕到這里，只爲打一個電話。奇怪的是，這個電話亭里的電話沒有電話線，它無法連通到任何地方，而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這並不妨礙人們對着電話認真地傾訴，待從這里走出去時，每個人臉上沉重的表情都被輕鬆和寬慰所取代。

這個電話亭建成于 2010 年。一個叫佐佐木的大槌町居民在那一年失去了自己的堂兄。佐佐木和堂兄從小一起長大，堂兄不僅是他的親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想到此後自己的快樂無人分享，傷心失落時無人安慰，遇到困難時也沒有人像堂兄那樣拍着胸脯說“別擔心，有哥在”，佐佐木悲痛萬分。他坐在自家的山頂花園，喃喃自語了很久，就像以往堂兄坐

風之電話

說的那樣：“這是一個關於悲傷的故事，但因爲風之電話的存在，只留下了溫暖。”(張君燕編譯)

在他身旁聊天一樣。夜幕降臨，他起身下山時，竟然感覺一身輕鬆，心里的悲傷也減輕了許多。此後，每當佐佐木思念堂兄時，就會來到這里，在風中訴說自己想對堂兄說的話。

後來，佐佐木乾脆建造了一個電話亭，並把一台沒有電話線的舊式電話裝了上去。想念堂兄時，他會撥打堂兄的電話號碼；儘管他不會得到任何回應，儘管他所有的話都會隨風而逝，但佐佐木的心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一年後，大地震襲擊了日本東北地區，導致近兩萬人喪生或失蹤，無數生還者因失去家人而悲痛欲絕。因爲經歷過同樣的痛苦，對於人們的悲痛心情，佐佐木感同身受。於是，佐佐木向公衆開放了自己的“風之電話亭”，讓社區成員得以用同樣的方式哀悼自己逝去的親人。後來，“風之電話亭”在日本各地流傳開來，其他地區的數千民衆也開始前來拜訪。對那些在各種事故中失去親人並需要幫助的人來說，這個電話亭已經成了他們的目的地。

這個白色電話亭已成爲日本放送協會(NHK)所拍攝的一部感人紀錄片的主題，而有關它的真實故事也啓發導演諏訪敦彥執導了一部名爲《風之電話》的故事片，將於 2020 年上映。正如諏訪敦彥導演說的那樣：“這是一個關於悲傷的故事，但因爲風之電話的存在，只留下了溫暖。”

一，說謊的孩子，總有一顆小心翼翼的心

有位同事，家里兩個兒子，相差兩歲半。上周末，幾個要好的同事去他們家聚餐，爲了讓大人們好好聊天，同事把兩個兒子放在一個房間里，給了他們一些平常喜歡吃的零食。

當大家聊得起勁時，聽到房間里傳來砰的一聲響，推開門看去，一盞檯燈支離破碎地躺在地上。沒等同事開口，哥哥就伸手指向弟弟：“他干的！”

弟弟一聽，嚎啕大哭，不停揮舞小手：“不是我，是哥哥。”

同事開始質問哥哥，哥哥沒等同事“教訓”完，就氣呼呼地甩門出了房間。

另一個平常喜歡研究兒童心理學的同事拉過他，並沒有問他真假對錯，而是詢問有沒有被傷到。接着給他講了列寧小時候摔花瓶的故事。並刻意強調了，列寧是擔心姑媽責備才說謊的。後來，哥哥沒有承認是他打碎的，但主動清理了“事故”現場。

孩子說謊後，父母的第一反應，就像是一扇門。

當我們先去關心孩子的心靈和身體狀況，再去觀察和傾聽孩子說謊背後的原因，最後，再決定如何處理，孩子才會放下心中的防備，坦誠地與我們交流。

反之，如果我們一張嘴就是“說謊就是壞孩子”之類的話語，相當於關閉

了與孩子交流的大門。

比起孩子是否能意識到“說謊”的危害、是否口頭承認錯誤，父母更應該關注是，孩子爲什麼說謊，以及行動上是否有調整。

二，孩子說謊是成長必經的過程

孩子說謊後，你的第一反應很重要

爲人父母，最擔心的，莫過於孩子的品質出現問題。喜歡說謊，就是一個有損品質的關鍵因素。其實，心理學家早有研究，說謊是人類的天性之一。而孩子說謊，原因無外乎三種：

1,孩子還分不清現實與虛幻

3 歲左右的 child，是想象力飛速發展的階段。在他們的腦海里，魚兒會跑步，蝴蝶會游泳、老虎有翅膀，只有他們做不到的，沒有他們想不到的。

在這個年齡段的孩子，“謊話”滿天飛的情況並不是少見，他們並不能準確地分清想像和事實。但又渴望表達所思所想，便模模糊糊地將腦海中想的與現實混合在一起，這和孩子的品行毫無關係。

2,孩子想躲避懲罰或得到想要的東西



孩子在家里玩球，不小心打碎了杯子，“禍首”明明是他，偏偏“嘴硬”不承認。因爲那是媽媽心愛的水杯，承認自己打碎了，少不了劈頭蓋臉的一頓罵。

說謊，就是孩子幼小心靈中，躲避懲罰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實際上，有些道德界定是父母站在成年人角度的理解，去給孩子貼上“說謊”的標籤。其實，孩子只想得到一顆糖果，或免去一場責備。

3,孩子在模仿大人尹建莉在《好媽媽勝過好老師》里說：“如果某個孩子有說謊的壞毛病，這一定是他的成長環境出了問題。”明明在玩手機的你，卻說“爸爸在忙，以後

再說”，爲了達到某些育兒目的，這樣的謊話在父母嘴里，隨處可見。

家長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會模仿你的一言一行。想要杜絕孩子“說謊”，父母首先要是一個誠實的人。

三，說謊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耐心

在看到孩子說謊後，不能任其發展，也不能責備

打罵，父母們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1,跳出“撒謊就是品質問題”的圈子

撒謊，孩子成長的必經之路。父母與其大驚小怪、焦慮不安，不如靜觀其變。

其實，孩子決定撒謊後，勢必要去分析自己的謊言可信度、父母會不會發現、發現了之後再怎麼辦之類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講，這個過程，在無形中鍛

煉了孩子邏輯能力。

2,反省自己是不是在逼孩子說謊

孩子是非常敏感的，能夠敏銳地感受到父母的情緒是開心、沮喪或憤怒。正因爲此，他們才選擇了第一次“謊言”，當再次被父母質問時，破釜沉舟的孩子也更多。

事實上，父母想將孩子引向正直、誠信的路上，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做個誠實有信的人。

3,給孩子說真話的機會

絕大多數孩子說謊，都是害怕責罵和想要的東西得不到，無論哪一種，在孩子心里都堅信，說實話的後果並不理想。

父母在發現孩子做錯事時，不是一言不合就指責、吼罵，而是在理解和接納的基礎上，去引導和鼓勵孩子說出他的真實想法，讓他們感受到“誠實”是最安全的。

事實上，在面對孩子的謊言時，我們能做的有很多，而是否揭穿真相，是最無關緊要的事。

讓孩子相信，“誠實”是可貴的，這才是每個父母最值得學習的教育藝術。